

# 银行家“梅党”助力打磨《霸王别姬》

梅兰芳、杨小楼合作的《霸王别姬》，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了他们的京剧美学观念，是京剧史上里程碑式的演出，为京剧艺术发展树立起新的样本。鲜为人知的是，梅兰芳与杨小楼的这一最重要合作，离不开吴震修等银行家“梅党”的默默付出。

## 众人合作润色剧本

1919年4月，应当时日本东京帝国剧场老板大仓喜八郎和日本文学家龙居瀨三之邀，梅兰芳先生率团赴日本演出。此次演出大获成功，用“万人空巷，争看梅郎”这句话，来形容当时的场景最为贴切。

梅兰芳访日归国后，或许是受到日本歌舞伎传统派的启发，他与缀玉轩（由银行家冯耿光与戏曲理论家齐如山等人组织成立的梅兰芳后援会）的兴奋点，从反映社会问题的时装剧，转向古装新戏，希望创作一种不同于注重写实的，而是可以寄托高尚与优美观念、陶冶人的情操的，所谓中国“理想优美之剧”。

在1921年下半年，梅兰芳与京剧另一位代表性艺术家杨小楼开始合作，他们决定改编杨小楼曾演出过的连台本戏《楚汉争》作为合演剧目。负责改编剧本的齐如山，采用明代沈采《千金记》为底本，增加了其中女主角虞姬的戏份，形成《霸王别姬》的初稿。就在梅兰芳、杨小楼准备排演的时候，不想正被银行业务搞得焦头烂额的吴震修（金融银行家，“梅党”核心成员之一），仍然有闲心来过问梅兰芳的工作。吴震修发现齐如山的剧本太冗长，全剧要分两天演完，就对齐提出修改

意见。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回忆说：

有一天吴震修先生来了，他说：“听说你和杨小楼打算合演《霸王别姬》，那太好了。”我就把头二本《霸王别姬》的总讲拿给他看，并说：“您看了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您告诉我们。”吴先生仔细地看了一遍后说：“我认为这个分头二本两天演还是不妥。”这时候写剧本的齐先生说：“故事很复杂，一天挤不下，现在剧本已经定稿，正在写单本分给大家。”吴先生说：“如果分两天演，怕站不住，杨梅二位爷枉费精力，我认为必须改成一天（演）完。”他说到这里语气非常坚决。齐先生说：“我们弄这个戏已经不少日子，现在已经完工，你不早说话，现在突然要大拆大改，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说到这里就把头二本两个本子往吴先生面前一扔，说：“你要改，就请你自己改。”吴先生笑着说：“我没写过戏，来试试看，给我两天工夫，我在家琢磨琢磨，后天一准交卷。”……两天后，吴先生拿了本子来，他对齐先生说：“我已经勾掉不少场子，这些场子，我认为和剧情的重要关系还没有什么影响，但我究竟是外行，衔接润色还需要大家帮忙，我这样做固然为听戏的演戏的着想，同时也为你这个写本子的人打算，如果戏演出来不好，岂不是可怜无益费工夫吗？”齐先生听他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成见，而是和大家共同研究润色继续加工。

## 精心设计造型，选配音乐

吴震修与齐如山之争，实非简单

的长与短问题。齐重历史叙述，敷衍故事；而吴震修则是提炼出项羽、虞姬爱情悲剧的主题，使之更加贴近了当时民间的需求，同时也突出了梅兰芳所饰虞姬的戏份。

经过吴震修、齐如山两位编剧的合力创作，《霸王别姬》剧情非常紧凑：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交战，汉军统帅韩信在九里山设下埋伏，将项羽围困垓下。项羽与虞姬夫妇知大势已去，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拔剑起舞，慷慨悲歌，与项羽做临终诀别，然后挥剑自刎。项羽目睹虞姬之死，顿时心如死灰，随即也在突围途中自刎乌江。

剧本确定之后，梅兰芳为虞姬设计了独一无二的造型，头戴古装头套，顶插如意冠，身穿鱼鳞甲，肩披珍珠云肩，腰系白裙，外罩黄色绣花斗篷。这一扮相既能显出虞姬地位尊贵，又表明其身军营，参赞军务。尤为紧要而实用的是，较为便于剧中的“剑舞”——梅兰芳的古装新戏，喜欢在剧中加入一段特别的舞蹈。

梅兰芳破天荒地为“剑舞”配了较为独特的音乐，选用的是节奏感极强的“夜深沉”曲牌。“夜深沉”曲牌激昂流畅，浑厚完整，不仅对演奏者的要求很高，而且在加入舞蹈之后，音乐的胡琴、鼓与演员之间的配合难度极大。梅兰芳在唱腔上也下足功夫，剧中的“南梆子”与“西皮二六”两段如泣如诉，意韵悠长，成为公认的梅氏代表性唱段。

1922年2月15日，梅兰芳与杨小楼合作的京剧《霸王别姬》在北京第一舞台剧场举行首演。第一舞台有3000个座位，平时上座率最多到五成，是日则卖了个满堂。

## 杨小楼摔杯唱“力拔山兮”

《霸王别姬》的一炮而红让梅兰芳与冯耿光都尤为兴高采烈，他们次日晚一起到杨小楼宅，又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说：

第二天晚上，我和玉芙（即梅兰芳弟子李玉芙），还有冯、齐、吴

三位，五个人一起到笤帚胡同去看杨先生。在那间小楼上我们几个坐下之后，杨先生向来要说客气话之前总是提高嗓门面带笑容先“啊！啊！”几声，这一天也不例外，抱拳向冯、齐、吴三位说：“这出《霸王别姬》头回唱，不怎么整齐，您三位多包涵。”冯先生说：“戏唱得很饱满，很过瘾，听戏的也都说好，排场火爆，大家都卖力气，我想您太累了吧！”杨先生笑着在嗓子眼里轻轻地“噢”了一声，这也是他向来有的一个特点，是对冯先生的夸奖表示承认，而又不敢当的意思，然后说：“不累！不累！您三位看着哪点不合适，我们俩好改呀！”吴先生接着说：“项羽念力拔山兮，是《史记》上的原文，这首歌很著名，您坐在桌子里边念，好像使不上劲，您可以在这上面打打主意。”杨先生拍着手说：“好！好！我懂您的意思，是叫我安点儿身段是不是？这好办，容我想想，等我琢磨好了，兰芳到我这儿来对对，下次再唱就离位来点儿身段。”这天大家聊到深夜才散。

在吴震修的建议下，据杨小楼的女婿刘砚芳回忆：

从第二天起，我们老爷子就认真地想，嘴里哼唱着“力拔山兮”，手里比画着。我说：“这点身段还能把您难住？”老爷子瞪了我一眼说：“你懂什么？这是一首诗。坐在里场椅，无缘无故我出不来，不出去怎么安身段？现在就是想个主意出去，这一关过了，身段好办。”老爷子吃完饭，该沏茶的时候，掀开盖碗，里头有一点茶根，就站起来顺手一泼，我看他端着盖碗愣了愣神，就笑着说：“啧！对啦，有了！”原来他老人家已经想出点子来啦，就是项羽把酒一泼，趁势出来。

经过这番加工，杨小楼在虞姬自刎一场里，唱“力拔山兮”之前，原是高坐在桌案之后，这时改为将杯中酒一泼，向后摔出酒杯，然后起身离座，边舞边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经此一改，身处英雄末路的项羽的悲壮之情，瞬间就被杨小楼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据《冯耿光笔记》靳飞/著

# 司马光赴宴爱打包

司马光晚年定居洛阳，请朋友们吃饭，酒不过三巡，菜不过五味，要是不尽兴，酒可以再来一壶，菜是坚决不再上。他给这种抠门儿饭局取了个名字，叫“真率会”，意思是朋友相见应该真实、坦率、有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要是别人请司马光吃饭，司马光一样主张少点菜，够吃就行。等饭局结束，桌子上还剩些菜，司马光还会打包带走。

有人认为司马光太小气，请别人吃饭时抠门儿，别人请客他又通过打包占便宜。其实不然。司马光20岁就中了进士，当官几十年，从来没有贪污过。宋仁宗就很喜欢他，赏他的金银珠宝价值百万，他或是送给穷亲戚，或是捐出去，很是大方。晚年他在洛阳买房，居然凑不够房款，还得靠同事接济。他的结发妻子死了，他又出不起埋葬费，卖了田地才周转开。苏东坡给他写挽联，说他去世时家无余钱，

只剩下枕头旁边的书。像这么有风骨、有气概、视钱财如粪土的人，怎么能说他小气呢？

既然司马光不小气，为何请客时不多点菜，赴宴时又总是打包呢？其实，他这是为了遵守古训、避免浪费。在儒家学说里，天子宴请外宾，宴席结束了，要把那些没吃完的猪肉、羊肉和牛肉统统打包，送到外宾下榻的酒店里去；亲朋好友聚餐，要把没吃完的饭菜裹起来带回家；父母去世，儿女在墓前用好酒好菜祭奠，祭奠完了要把那些酒菜吃掉，吃不完就打包带走，千万别乱扔，不然死去的父母会不高兴。

可惜除了司马光，大多数宋朝人忘掉了这些优良传统。据说南宋时期有位儒生赴宴，见席上半只鸭子没吃完，想打包带走，偷偷用荷叶包起来藏进袍袖里，临别跟人作揖，袖口一松，鸭子掉了出来，遭到众人嘲笑。

据《羊城晚报》李开周/文